

魏叔子文集外篇

叙引

書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從而贊嘆之或推其意所未盡古者美疵並見後世有美而無疵濫觴而下數十年間叙人之詩若文者旣已駕韓歐滌李杜又必旁及其官祿之榮平生之行誼經濟上本其祖父所以垂統下道子孫之美蓋一叙而其人之傳誌家譜無俟他考已具而又虛文飾詞以附益其所未始有如是則主人色喜而叙之者意滿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傳已也叙之者欲傳其人也當其手墨未乾

人之視之固已如大夏毒熱腐魚敗肉之不可近而  
一二真美亦卒爲所揜抑而不傳嗚呼是何其計之  
左也予諸編中叙最多乞請酬酢之篇雖不敢於古  
人比質亦不敢自辱以辱人其類有四一文一詩一  
贈送一壽贈送叙莫工於昌黎文叙莫工於南豐而  
叙壽者則古未之有明中葉乃盛叙惟壽爲難工易  
俗然如歸太僕蕩逸多奇卽何減古人之叙詩文記  
山水也然則何爲其不可工也丁巳仲夏日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叙目

第八卷

周易辨序

楊子書繹序

禹貢翼傳序

左傳經世序

十國春秋序

經史徵序

殉節錄序

李忠毅公年譜序

端友集後序

脉學正傳序

內篇一集自序

內篇二集自序

肉譜小引

顧氏崇祀錄序

彭躬菴文集序

吳一為時習篇序

靜儉堂文集序

涂宜振史論序

朱錫鬯文集序

孔正叔文集序

伯子文集序

季子文集序

學文堂文集序

京口二家文選序

論世堂文集序

涂子山空青集叙

任王谷文集序

李季子文集序

曾庭聞文集序

憚遜庵先生文集序

張無擇文集序

鍼灸會元序

西林集序

南北史合註序

方輿紀要序

金石錄序

宗子發文序

八大家文鈔選序

陽明別錄選序

童氏禹貢遺書序

四此堂摘抄序

天親伯子  
集名

信芳齋文序

耕廡文稿引

三教經圖賦序

硯隣偶存序

首山偶集序

陰符昌言序

王竹亭文集序

史學提要序

陸懸圖文序

嶺南適筆序

閻氏本文錄序

甘徒齋軸園稿序

賴古堂集序

梓室遺稿序

鄭禮部集序

黃從生時文序

曆法通考序

萬氏宗譜序

孔玄徵文集敘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八

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周易辨敘

浦子潛夫既作易通十卷又取先代注易之家其合經者錄之不合者據經文辨之雖程朱書一無所附會凡二十卷曰周易辨間出其書示禧而屬之敘古人於易終身焉而後能言雖孔子之聖韋編三絕猶願假數年以學之禧烏足知浦子哉竊嘗聞諸師友



易之爲義變易而不易者也。故取象于日月。日月有定位。而晝夜寒暑之推遷。其變無有窮極。惟變易故。天下之人。可各以其意爲說。惟不易。故衆說雜陳。無不可以明易。而必有其獨是。知其是則明。其非知其獨是則其是而未全乎。是者皆可以明。此辨之不可已也。且夫理數象占皆易之爲道。然守一者遺。二至此者非彼。故其說皆可以明易。而執其說則皆不可以明易。辟諸人身外而目耳口鼻足手內而臟腑血脉無一非人使。徒具其一則皆不可以爲人。故曰聖

人之言如天又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浦子之辨蓋欲通乎古人而不得不去其隔礙春駁之說以求其獨是古人不能禁浦子之辨浦子亦不禁今後之人之辨其辨而或以爲出師心之智欲求勝于古人則豈浦子意哉浦子歷世久練于物務隱約仕宦安樂患難無不身嘗試然後伏首蓐門屹屹然窮年而著書彼其所得固有異乎人者吾伯子之言曰天下事理無有窮極古人留不盡之意以遺今人而使今人盡之今人亦知古人不盡之意卽于

盡○古○人○者○而○留○不○盡○之○意○以○遺○後○人○此○則○浦○子○易○辨○  
之○意○也○夫

伯兄善伯曰易理至微此獨得其大意不爲玄渺  
不襲窠臼足稱明淨矣

○○○楊子書釋序

先生諱文影字治文居  
於梅水人稱一水先生

楊子書釋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禧禧再拜稽首作而  
嘆曰吾今而知後世之必可以復三代矣楊子曰何  
爲其然也禧曰吾以是書知之夫二帝三王之言天  
也傳註百家曆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曆象然曆  
象失占則違天而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  
而去其紕駁殫五十年之神明而會通其道故其大  
義之昭也如日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

嶽之時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之利水車之濟陸其切近於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饑布帛之禦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人之心嗚呼有王者起而欲復斯民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子曰三代而後唐虞其可復矣乎禱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四方風動有非三代之化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益伊尹周召之爲臣而天下已不可復

爲唐虞若夫三代之治聖人以人事救之蓋自夏商  
之季浸淫至於周衰其間弑逆蒸報凶慝奸宄如漢  
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  
之時有聖人出焉以救之則爲三代之治無聖人以  
救之則爲三代以下之亂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  
禹湯文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尺寸之間  
而不能躋三代於唐虞嘗觀漢唐文帝太宗爲治萬  
里昇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立身致治之  
道去三代聖人蓋已千百倍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

必○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而○其○天○下○亦○第○如○漢○唐○極○盛○之○治○而○止○然○後○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亂○已○極○其○勢○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已○數○千○年○絕○於○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天○生○聖○人○爲○斯○民○主○上○以○禹○湯○文○武○自○期○其○身○下○志○伊○尹○傳○說○周○公○之○學○苟○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爲○庶○幾○得○三○代○之○所○以○復○楊○子○聞○之○曰○是○予○之○志○也○汝○其○以○是○言○弁○諸○冊○禧○曰○唯○唯○再○拜○而○退○敬○書○爲○序

丘邦士曰唐虞不可復三代必可復爲論確  
有分數而其言寬博溫厚有儒者之風

陸永修曰大議論真識見又極有體要氣勢  
真爲名世之言



○○○禹貢翼傳敘

太倉錢梅仙纂禹貢翼傳屬余敘之余嘗以謂尚書  
史之太祖而書法尤莫尚於禹貢既讀錢子翼傳知  
其用心端而功博乃相與論曰禹貢者禹治水之  
書史臣篇首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  
之綱領也紀禹治水之書挈其綱以示萬世而不曰  
治水何哉蓋水不犯土民可宅而粒雖洪水無庸治  
故曰敷土者治水之意則壤成賦弼服建官統此矣  
水不可治治山與木則水治故曰隨山刊木治水之

用也。道山道水南條北條之施統此矣。水不行地中。懷山襄陵則疆界不定。故曰奠高山大川治水之功。效海岱惟青華陽黑水惟梁以至肇十二州統此矣。蓋不言治水而言水之所以治。然而定貢賦錫土姓。弼服建官者天子之事。禹專天子之事。則上無舜人。臣而逼天子。天子尸位無爲。雖舜禹聖人不可法於後世。而史臣於其終篇也曰告厥成功。然後萬世之下。見禹所爲皆奉舜之命而不敢自專。其功人臣無成。代終之節也。舜舉之得其人任之不疑。權專而不

見其逼上功高而不以爲震主人君知人善任之道也。然而成功者聖人之跡其本不在於是。孟子口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禹不受命治水不告成功。而禹之爲禹自若何者。其德足以爲聖人也。史臣於其中篇則特書之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明乎前之所以成功者本乎此。後之所以保功者由乎此。而禹之興。鯀之殛。皆於是乎在。蓋史氏之書法如此。錢子曰。子之言語書所不逮然實禹貢之綱領。其卽以爲序乎。惟錢子隱居好學。志當世之務。

故其書

援古證今足以資興利除害者其大旨又見於自序固無煩於余之辭

姜如農先生曰唐虞之史作者幾於聖人禹貢雖夏書而實成於舜時如此洗發洞見聖作本領學問不獨開後人史法也

吳秉季曰議論開闢而文字直起直落格力亦高錢宮聲曰獨將禹貢大義發論直見原本猶之行山表木源流井然手眼高絕卓乎良史之才

○○左傳經世叙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

鄒六古今  
經濟之要  
盡此數語

蓋世之變也。弑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機。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加。以謹操其事。之如終而成。確然之効。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于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

古今論  
之要盡此  
數語其萬  
古格言

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  
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  
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  
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  
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憐○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  
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  
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是○貴○也○  
禧○評○註○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  
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

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磻誅吁厚范  
宣子禦樂盈陰館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  
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  
畧而陰館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絕見秦伯蔡聲  
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加  
體之也

郭仲輝曰朱紫陽謂左傳爲衰世之文亦其時勢  
然也然惟當衰世故能盡後世之變此文見得事  
理透切二十分故言之嶄嶄如此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叙禧不敏不敢辭于是叙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是選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邇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都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濶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

承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  
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  
之久則必合上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  
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  
尤絕異之者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  
休生民之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  
每爲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  
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  
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

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  
莫不有特起之英。踴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  
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  
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  
雄長者。要者。韓彭馮鄼。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  
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  
。才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  
。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  
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詩

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  
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  
以智加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成志  
協加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  
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  
懇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  
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于世  
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知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毛稚黃曰上下古今英偉磅礴于當世之務大有

深心不徒胸具全史而已此書爲世所不可少之  
書此叙卽爲世所不可少之文

葉具京曰議論雄暢愈放而愈勁蓋其才易見其  
法不易見也

○經史徵敘

經史徵者、武林徐武令所輯也。武令博學能文、年甫壯、爲名士、所著書板行甚多、于是更取十三經、二十一史之源流、彙而輯之、間參以論斷、記曰、無徵不信、讀經史者、將于是取信、故曰徵也。或曰、前人之言、散見于篇籍、是母乃多、予曰、子以爲多乎哉、今子試謂十三經何經、二十一史何史、經之疏、經凡幾家、作史者代何人、其能一覆之乎、且舉以難他學者、其不能覆者、蓋十人而九矣、今夫金人所寶也、雜之沙中、

則不覺沙有金而人棄之者沙多金少而難取也汰  
而萃之重不及一鈞則人爭取矣徐子之爲是所以  
使人易取亦勸學之義也或者退子因謂徐子曰十  
三經人有異論當以何者之說爲斷二十一史美惡  
何在有褒貶何以刪事相牴牾何以考之使徐子  
其當繼是書論定之矣

察其無極而無限其細其微之故使人尋味難窮

陳際叔曰前段數語已了題意中忽用比喻烟波  
橫生使人願解心開未復得古贈言遺意

○○○殉節錄敘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  
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  
群州縣清野堅壁賊勞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  
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  
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  
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  
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  
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為盛州縣吏



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  
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  
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  
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  
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疴。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  
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  
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  
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  
民社存亡。繫于反掌。歟。生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

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  
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  
重慶推官有政聲禍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  
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陳子木曰叔子之文無不原本道德闢極倫常研  
精盡變不專爲一題一事而發此跋隨州推論治  
亂之故婁清激宕如秋隼摩空夜猿啼嶺真歐陽  
合作也

沈子相曰因隨州發出州縣用人之失中有取士

官制二篇大文字在其跌宕處可與昌黎張中丞  
教並傳

○○李忠毅公年譜序

天啓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誅死最著者。楊左。周繼。以下二十餘人。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既爲御史。敢直言。時逆閹恣橫。公屢疏糾之。削籍歸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公死四十七年。禧客毘陵。公子遜之。出公年譜見示。且命之叙。禧受而卒讀。氣結。填膺。涕下。不能止。則又竊自奮發。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

尚有人如是。禧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竊當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旣立。其餘不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尤賢。無以見。有當此生患難。不奪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著。立身居心。不無遺議者。蓋人之醇雜。偏全。稟于性成。于學問。不可得而強。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不徒以節見者。爲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清羸。

仁明爲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皆聖  
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卽幸不爲忠臣已足爲名臣又  
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爲賢者亡疑也孔子曰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蓋必如是而後可  
以爲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毘陵留霞舟先生  
家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仗  
節自焚於東海嗚呼豈偶然哉

陳椒峰曰叙一人却兼數十人叙一代却綜數代

而起結高古真史筆也

吳野翁曰李公大節海內知之此更爲精義之論  
微顯闡幽實關古今至極

丘邦士曰

庭議論從全理推到一偏獨至發爲  
雄論者多矣此則從一偏之至推向全

處爲各論推偏則多用蘇氏家法推全則又用歐  
陽家法亦各惟其當也

○端友集後叙

武進吳霞舟先生、仗節自焚于東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門人江陰李忠毅公仲達、劾魏闖、逮獄死、同學生程家伊、輯二公平日問答之辭、往復手書、及詩文、刻以傳世、因先生之齋、而名之曰端友集、後四十五年、先生之諸子光、年七十、篤學好文章、介二公令子、再拜稽首、請于禧、使更叙之、叙曰、天下治亂風俗之淳漓、人心忠孝廉耻之存亾、莫不由于教化、故師道爲甚重、後世師失其道、而俗亦簡賤其師。



其爲聖賢仁義道德之言皆其所身

其言至

率及熟講而傳習者則皆倡優盜賊之術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多嗚呼師道喪而君臣父子失其位至于天地崩壞日月晦蝕胥天下而爲禽獸豈不重可哀哉李公之被逮也道出先生家先生命二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見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真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令從真先生游也二公雖一時悲憤之言其師弟相期許欣然自喜之情亦足以明其所講習矣

荀卿之門有李斯。曾子亦有吳起。靖難之役。廖鏞見弟承旨以召方正學弟子于師。其同志同道。古今以來。固不可多得。若二公者。豈非盛事。要觀其窮達之日。患難死生之際。所以相砥礪者。蓋何如。

也。嗚呼。讀是集者。慨然見師道之重。知所以教其子弟。而科目之耻。亦庶乎其少。灑矣。

錢梅仙曰。師道關係五倫。論極痛透。而後段感慨豁旋處。深情百折。

繆喜生日。忠毅公子大母姪也。毘陵霞舟先生負

海內重望、先文貞實介之、今兩公令君膚公公及  
守志締姻、克世其好、讀此文、倍覺誼薄雲天、光增  
泉壤矣、

○○脈學正傳叙

壬子歲予在吳門臥疾十三日試諸醫不效還客毘陵詢此地高手爲誰皆曰石君瑞章精脈理著書甚多且其人有德君子也予延至見之輒喜溫良謹厚若飲我以參苓試其藥輒愈石君乃出所輯脈學正傳屬叙之以行予十四得羸疾自是至今三十六年行必以藥裹孔子曰三折肱爲良醫余愚性不習醫病且老不識六脈何屬然竊喜讀書素問難經本草之屬時一瀏覽雖不甚解偶或得其大意歐陽氏曰

切脈于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然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鍼人血脈故名聞諸侯醫家以望聞問切爲要術望色知病此其至神者顧名出鵠下其鍼人血脈固亦得切脈之術而能然耶病之最可見者莫如症然症有必死而反生必生而反死大熱似寒大寒似熱非脈則何以辨之故求之可見者易知而難必求之不可見者易必而難知故王符曰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韓愈曰善醫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視其脈之

病否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蓋熙寧以多事紛更萬曆以廢事養癰而脂毒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古賢之論脈不一書散湯龐雜不可以類求石君簡而輯之斟酌次第證以已之所得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世之欲起死人而生之者舍是書何以哉

陳萊峰曰敘致錯落

忽入感慨無

痕迹可尋○求之可見四語置開尹中莫能辨

○○內篇一集自叙

制舉之業。至今日而濫極。浮詞失意。詭言賊理。卽有學爲先輩大家者。專攻氣格。自擬古人。不知爲經濟言。而無當於王霸之畧。爲性學。言不足發明聖賢之理。雖極工巧。凌鏢古人。皆雕虫耳。夫君子始進。必以其正。今日之學術。他日之治術。於此焉出。古有進不以道。而素鄉相如。敝屣者。况欺已欺人。以諛言惑天下。而僥倖於不可知之富貴。吾不許也。甲申六月書於淇園之江樓。

劉功定曰數語屹然想見自命

謝曲齊曰此叔子制科策所由作也數語關天下  
國家氣運勿徒作文字看



○ 內篇二集自叙

余甲申、選烈皇帝之變、竊嘆制科負朝廷如此、既思朝廷以八股取士、曲摹口語、正如婢代夫人、卽令甚肖、要未有所損益、繩趣矩步、使人耳目無所見聞、是制科之不善也。余因擬制科策條爲通論、凡千餘言、是時南都初建、余不能遂、棄舉子業、遂不得舉八股之體、而決裂更張之、故自甲申來、所爲文、刷華攻實、視壬癸之前、稍稍一變、而終不敢恣行其意之所然。嗚呼、今印印也、至于標觚畫紙、卽循印前之業。

豈不迅哉。然余旣以善病、放廢山中、不能持鉅荷錢、  
作勤畦圃、日食無所事事、思用其心思、以養穀氣、遂  
得優游放論、快生平之所欲言、要之引而辟之、聖賢  
之道、且何如耶。丁亥十月、書於翠微峯之易堂。

丘邦士曰、層次轉換處、俱無痕跡、而胸中所欲言、  
處意致宛然、似歐陽公內制集叙。

○○肉譜小引

叔子校文於水莊既夜當日獻酒班弟子而飲之坐  
接乎即門行酒中小弟子或竊爲藏鉤之戲先生睨  
而起立壺觴之間以待罪先生曰嘻是之謂無禮無  
禮則罰雖然吾爲覆汝射而獲之則脫覆不越身先  
生覆之以拳舉下而覆其上射之則舉上而覆其下  
於是上至於巔下及泉令在酒者周射之雜中先生  
听然笑飲酒醕一杯則醉而退頽於牀弟子雜立執  
筆記詰朝按記而據之直一歲之日數於是班飲則

弟子請射射不越身記日廣群弟子欲名之先生曰  
昔李玄素胄姓氏學時人字之肉譜其授而名諸群  
弟子退或進立請曰身心以爲君手口目耳以爲臣  
而命在神氣惡乎闕有間先生曰吾聞之韓子物之  
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神與氣寓乎無形游乎無極  
錮以金石惡乎而覆諸雖養叔惡乎而射諸

丘邦士曰其矜琢炫麗在光景攢發處不在句字  
間也

弟和公曰矜峭似韓非雋肆似孫卿

○ 顏氏崇祀錄序

士大夫之有功德者鄉之人祀于學宮所官之地又  
祀之其子孫不以爲足必建特祠合其宗人雖支子  
儼若大宗所謂貴貴賢賢其義兼施于宗親之間然  
非子孫賢固有弗能舉者唐王珪祭先于寢太宗命  
有司建祠以愧之然則其禮蓋重而不可廢而或爲  
之于難爲之時衰暮之年充類而並舉不惜其財與  
力則其子孫賢又加人一等矣吳門顏大司馬冲吾  
公當萬曆間稱名臣其績最著于撫陝而罷贖稅抑

二當人諸疏尤爲天下傳誦公鄉人與秦人則皆祠  
祀公事具籌陝存牘及公傳誌中少子紹詒復建特  
祠于蔣巷祖塋之陽曰鄉人秦之人不忘先大夫子  
小子其敢忘以贖貴貴賢賢之義則又推廣其義重  
建賜塋石坊舉合宗歲祀修蔣巷祖塋設墓田建聚  
族之堂各有記載輯爲崇祀錄而屬禧敘其端禧惟  
紹詒年踰七十吳中比年水旱穀不登人困于賦紹  
詒顧且竭蹶爲之所謂以衰暮之年值難爲之時而  
舉充類之義者非耶方紹詒之未斯舉也疾幾革召

子孫知友涕泣言曰詒不孝先人之事未終詒死其  
不瞑亡何疾愈毅然圖之克以有成嗚呼天下事壞  
于因循而成于斷自國達家無不皆然古之人其身  
一日未死則皇皇然進德修業若建鼓而求亡子蓋  
懼夫少須臾而吾所欲爲終已不可爲也况子孫所  
以事其祖父尤吾身之不可一日而釋其責焉者紹  
詒其可以法記日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是故  
孝于愛日不獨親存爲然也公諱其志贈太子少保  
紹詒字敬熙爲人長者老而好學吳中士大夫所推

魏叔子文集

卷八

卷八

廟月二

共

祭酒者也

彭務敏曰從年時上洗發于尋常孝思又自生也  
末段名言痛論足令衰暮人志惕而氣壯



○○○彭躬庵文集序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淺弓矢人相筈毗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

行百川灌漑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  
衍亾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  
心目驚潰而不之見

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于天下其  
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  
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較轆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  
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

確齋始而

躬菴一見子

遂定

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子百數  
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君子虛  
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僞不  
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  
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子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  
逮今二十年躬菴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  
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

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  
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  
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闕塞則亦幾何  
其能濟也易堂

諸子中

鹿鹿無狀莫過予而 確齋

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

又皆甚貧以

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  
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林確齋曰躬庵文章氣魄凌厲一世此敘亦

以氣魄肖之而中間以已及他人提插映帶  
處如大江浩浩中有洲嶼有林舍居然圖  
畫矣

丘邦士曰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則又未  
始非有法者此三語惟莊子史記足以當之  
此文正得此意大結亦取莊子史記意卓犖  
出之而到詞氣磊柯噴薄自成處併欲直莊  
史所有皆生吞活剝之矣

○吳一焉時習篇敘

梅源吳翁一焉刻意砥行。國變後延南豐謝秋水先生於家教其子以爲己之學。予旣聞而慕之。歲辛丑五月予之新城道經梅源時翁已卽世。得交翁之子超若搏超兄弟五人。並恂恂有禮讓。翁爲人詳吾友彭躬菴誌墓中。季子莫更出翁時習篇一冊示余。蓋自記其日之所爲。其善與否。必詳書之。以自警礪。嗚呼。天下之爲義者多矣。僞於鄉里不能僞於其家。僞於一日不能僞於久且遠。人情莫不欲教其子弟。

使之能賢然父兄不能自賢而欲求子弟之賢則必不可以俸得搏少年一言行不肯苟且超亦棄舉子業治醫

翁身教若此其子

之賢宜矣翁所書歷十五年不倦朴直瑣屑不立文字殆非欲求名于時者翁伯兄還樸仲兄遜膚國變亟需次貢士棄不就嘗爲約立義塚墜牛數十里內外牛死者則盡昇而之梅源伯兄死禁稍弛翁力持之至挺身訟諸官于是二三十年間攘牛之盜與私殺牛者風殆絕余常見真蠟國風土記人多騎牛死

則聽其腐爛曰生用其力死不敢食其肉也蠻夷中  
猶有古者埋馬埋狗之義而中國士君子乃恬然用  
其力食其肉不爲恠予寓吳氏別館登山憇竹林下  
見土上凹凸人咸謂是埋牛處也感歎久之翁諸子  
至今猶董其事不怠季子莫之記曰是篇也莫錄以  
自警戒陳諸有道俾得敘論使死父不亾余於是慨  
然樂爲之序

丘而康曰多格言後半風格殊勝



○○○靜儉堂文集序

靜儉堂集凡二十卷。清江熊極峰先生所著也。序記  
五卷。誌傳雜著四卷。書啟三卷。詩一卷。奏疏六卷。公  
移一卷。板行于世。先生負才好古學。年二十六。中萬  
曆辛丑進士。爲行人十年。歷官御史。川東道。旣國變。  
間關嶺海。己丑。當事欲迫見之。先生謂其家人曰。吾  
老矣。何用復生斯世。爲以腦子。密置茶盃中。食之不  
效。佯曰。趣輿來。衆出。乘間自投池水。水淺。救免。先生  
大怒。謂其兒子曰。吾死矣。且汝亦知大義者。何遲。

我死也。于是閉戶自經。蓋自甲申七年間。吾江西之節義。臨江爲盛。其登進士官。無大小。無一人倖生者。而先生三死以就義。爲尤難。時兵人騷擾。居者無寧宇。先生文集。遂亡其板。他藏本亦盡。最後仲子兆行。購得印本六冊。藏于家。禧與兆行爲昆弟交。子願更受業。於是頓首以書來請曰。

子爲舉其要。選而序之。兆行將更謀諸梓人。禧頓首受書。旣卒業。因得論定先生之文。先生爲文。正大曲暢。無纖佹。佻曲靡麗之音。而

奏議爲第一

。唐嘗竊謂奏議有以直切剛果使人動色驚心  
爲貴者。有和平朗暢移人情志爲貴者。批天子之逆  
鱗。扼權奸之吭。而禿其魄。則剛直者人所難爲。而尤  
貴也。然以論神廟中。晚則有異。天子端穆深居。內外  
奏記。多留中不報。始或譴怒。一二者。其後視爲故  
常。而天下士大夫。方矯矯然。敦尚名義。厲風節。至不  
難訶斥。乘輿以自見。此雖主聖臣直。千載之一時。然  
風尚所在。爲之或無甚難。故公道持平。則又當日所

况貴先生內外治安疏明達治體遯事疏中于時務其論時政及重國本罷首輔諸疏侃切可畏而心平氣和無奮髯怒張之態矯激以取直聲蓋先生澹于勢利生平不通干請

出

入風議當路手書往復則皆惓惓于明是非平意氣持公論以消黨禍爲致治之大且急者嗚呼先生深言于萬曆之朝而其禍大發于天啟崇禎之際以至今日禱每爲低徊拊膺太息而不能已也方先生官

行人奉使朝鮮其詩文爲東國傳誦既去兵曹李聖  
徵猶追書求其文而朝鮮王魄之人並不受先生東國  
諸文字中絕未之及壬寅禧伯子既瑞游塞外道遇  
朝鮮使者兵曹佐郎鄭嵩于叢人中忽把伯子衣袖  
入官署曰此必中國奇士也相與盡灰終夜語乃言  
足下江西人熊公化姜公曰廣先後使吾國並却贈  
金吾王爲建却金亭又題詩刻石王皆建亭覆之今  
猶在也

遂取東房文集以去嗚呼

先生生而外國服其義死與日星爲烈讀先生之文

者其亦可以自奮先生諱化字仲龍。墓其贈公子太極峰。因自號極峰。而學士大夫皆稱極峰先生云。

鄭隆中日春容博大之章而行以錯綜之法。惟歸震川諸奏議序有之後。朝鮮一段。李神滅沒。又逼史公矣。

倪闇公曰高嚴典重中間考時論世處前輩所未見及真有關係之文。

○○涂宜振史論敘

經之有史。猶書之有圖。博觀後世。治亂成敗之跡。然  
後聖人之言。益明且信。余南菴於經學。而好論史。山  
居則同彭躬庵。季弟和公。頻年投徒新城。以同涂宜  
振。晨夕相講論。余善病。嘗委頓枕席。及與三人論史。  
或推枕起。投袂奮步於室中。疾聲大言。聞者驚爲詬  
厲。而躬庵未嘗作史論。畧見於冬心諸詩。季弟作僅  
十餘首。宜振余則各不下百篇。然余才儉。且所記誦。  
昏而失之。不能博綜。以暢其說。宜振與余議。上下世

一史則若倒瓶水而寫之地其爲論曲盡一人之終始比類勸懲雜取以証其說而歸於不可易

躬

庵嘗言讀史有三要曰設身曰論世曰闕疑其高者尤能於無文字處得古人要害余服膺斯說然古今好議論凌厲古人者莫不求之無文字之中而以其偏見私意爲莫須有之說讞古人之獄或洗垢而索其瘢或割肉成瘡痍此無論陳同甫蘇氏父子卽呂



伯恭亦所不免。余則謂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劔門，而鄧艾尚得從陰平。總度非論古之極致。宜振論霍光輔政久，不知昌邑宣帝之賢不肖。李泌不舉陸贄自代，而薦董晉。竇參、范仲淹堅持結納，趙汝愚當光宗在，而立寧宗，則皆所謂聰明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不能者，而宜振德量，醇厚瀟灑多高致，於人貴賤賢不肖，不設城府，性不甚。

好酒與人飲必盡醉。醉則鼾睡聲如雷。然讀卻情謝  
朧玉猛。諸作嚴氣正性。若烈霜之被秋草。又何故也。  
倪闇公曰論史處不磨之識而前路賓主雜

見掉尾兩轉尤有烟波

○○朱錫鬯文集叙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於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爲太傅文恪公曾孫。年十七。自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旣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爲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運。虛。之。之。力。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無。有室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爲體。以虛爲用。是故風觸于虛。而聲作。水激於

虛而瀾。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  
 以運之。且夫鯤鵬之神也。水不徙南。溟風不搏。扶搖  
 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二  
 幾何地。而何以運。為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  
 其偶合者。穿鑿附會。古今之事故。其文愈根據。而愈  
 昧於道。吾觀錫鬯所論說。兢兢然。必稽於古。古人所  
 以有勿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  
 言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  
 夏雲之起於空中。若城市臺觀樓閣車馬之見于海

懈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  
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  
以虛運其實者非耶三吳顧寧人汪荅文博學窮物  
理余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它皆與爲友虛已以下  
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  
也夫

閱賓連日文不甚着力而力全在運虛結構之法  
變化無窮

○○孔正叔楷園文集敘

老而好學能下人者難矣。余嘗得三人焉。十四歲受業楊一木先生。時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論定其文。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人有一長者。雖齒在曾。立必禮而敬之。猷然自以爲不及。余游高郵。得一人曰李干庭。最後客新城。得一人曰孔正叔。正叔先生少負才氣。岸巉峭。有籠罩一世之槩。爲文韻折多奇。氣與人交。少當意者。旣以建寧李又玄言手錄所撰詩文一冊作書數百言遺余。余受而甲乙歸之。先生乃徒

步五十里自山中出相見是時先生蓋年六十有七長余以倍而加五歲余謬爲鴈行之禮先生方矍然未足也又二年盡出其楷園集授余評次而命以敘

先生廉直方介國變棄諸生隱居賢溪溪山中前後著書八十餘卷多傷國嫉俗之辭或好玩山水自陶寫吾謂先生就使其文不工亦足以傳於世夫

五經之文五嶽也屈原莊周左丘明

司馬遷班固五丘也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非是不足名山及讀柳子厚黃溪銘鉅潭西小丘袁家灣諸記則又爽然自失其幽峭奇雋之氣未嘗不與五丘五丘並名天壤然則先生之文之傳無疑矣李于庭爲文法柳子厚而最愛王安石之文惡其爲人遂終身不讀其集余在高郵于庭年六十九日以其文若詩命余定之

及余將歸山中于庭襍被來迎與同里諸老就地下寢夜半于庭忽發嘆曰吾今無所



願但願高郵百姓。湖上耳同寢者驚問故曰若是則魏先生不得歸矣。予以于庭似先生故並述于庭使附先生以傳于庭名思訓典化李文定公孫也。

朱秋崖曰賓主離合

間情率

拂便作鍼線在有意無意之間

○○伯子文集敘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伯子於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爲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漆園太史公書爲文過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摹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畧于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深鍊熟識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瓊瑜並見最以掩過

飾所長高言欺人爲恥嘗從大帥畧地東粵有游宦者將就戮伯子力請釋之其後于吾鄉爲方面大吏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則吾何敢夫吾有恩于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藉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庶或以慚而怒乎伯子諸所論述明于人情及不托高名以自飾類皆如此變亂以來吾兄弟皆貧伯子每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應事交明切彊厲與平時如出兩人今皆無所得錄又年未

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辛亥長至日叔弟禱拜書於毘陵之客園

陳椒峰曰文最有法而出之若不經意便有風水相遭白雲卷舒之致中插入叙事一段尤覺精采

○○季子文集叙

吾季子詩好漢魏文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母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日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爲第一予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爲孤響矯顧騰騫極意瑯瑤而樸氣不漓比於退之未知孰勝子厚少好文選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卽如封建論層瀾疊嶂峭曲衍邃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予嘗不欲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極其所至云云耳

子厚駁復讐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  
難工然則季文不及柳州而十餘年牽於事無暇讀  
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詩文伯定  
者十一他友十二餘多予所校季少余五歲入小學  
時父母以爲遲鈍嘗命督課之故視予猶嚴師然少  
暇輒與戲使爲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爲輿皂  
旁立趨走跪拜而季或虐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輒從  
上座提其耳摔地下晚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  
兩頤終不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爲人乃

沈毅剛苦勇於義槩雖水火亦不易其一言蹇蹇  
諤諤尊親之前無所回其是非予乃釋向者束急之  
教而更以季爲畏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其蚤譽於  
天下及季之始生者季特起與爲雁行交而足跡漸  
遍南北南北賢豪士皆相與結友惟恐後季性下須  
張如鉤子人觸其須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  
子夜與飲酒讀所爲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捋其須  
日猶記皂隸提耳而扶其股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  
笑爲樂予獨悲夫吾父母之不及見季之成也辛亥

二月叔兄禧書於揚子舟中

門人熊頤日不立間架設議論而生氣淋漓

字字欲動



○○學文堂文集序

陳子椒峯既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

世之成進士者甫棄帖

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  
哀然有文集蓋百餘年相循成風尙莫有知其非者  
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峯  
之論文曰世人於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  
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

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牴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

恆取有關勸懲至其敘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

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

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勤勤於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怛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怛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於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反面而却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

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於古大家者果何如也

龔琅霞曰語語切實有本至論大意處非知道者不能

沈方鄴曰文分兩段上段論學文有源流下段論作文有大意却脈絡融注上下渾成

○○京口二家文選序

余云直起

京口二家之文，何雍南意思深厚，程千一才氣英多，然其工古人格調，出入諸大家，則皆同，故能蔚然爲東南之望。南北士過京口，識不識，必以二子爲歸。辛亥夏，余自揚州渡江游金焦，就訪二子，則知名姓甚熟，蓋曾得余文，鄒程村處，選入文概中，於是屬予敘其二家之文。予曰：夫二子豈獨當以文名天下哉？易以下推開說去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義相濟，以異而相成，以同，吾聞二子之爲朋友也，學同業，居同財，疾病患

難同扶持出入同交游數十年未之有變世以管鮑  
目之已亥之難京口被兵火雍南將逃死紆迴烈焰

中逾數時求一既得然後同去山在水中央者恒

而能

名孤金焦皆峙水中而二山相望終古若朋友之相

同宜其有二子以應之故游京口者山必曰金焦友

必曰何程然余竊疑天下之衆不可億萬計二人力

甚微而易稱其利至於斷金理未可以遠明蓋嘗深

觀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有以知之今天下之勢

始於以衆即寡卒於以寡御衆今以二人合志併力

而臨一人則一人服矣以三人臨二人則二人服矣  
是二人常得五人之用也以五臨人積而至於千百  
千萬勢莫之有異其端實自二人同心始故曰一介  
之士必有密友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蓋言  
同也周之共和齊之鮑叔管仲鄭之子皮子產以至  
霍光田延年之廢立羊祜杜預之平吳裴度李愬之  
平蔡寇準王瓊之渡澶淵李綱吳敏之請內禪率由  
是道二子推是以往豈惟文章只一何應雖濟天下之事可也  
余不遠曰深識偉論等閒於文敘發之如此疏經

方是有用之學

宗鶴問曰開首道破文敘只十數句便住通篇暢發友義絕不牽涉末只以一句收拾格法最奇



○○論世堂文集叙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

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  
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  
乃以氣特聞，予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  
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  
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于理，理不寔  
則氣僞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  
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  
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于空。

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混小大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况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琅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毛卓人曰。昌黎謂氣水也。言浮物也。晉山謂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理非氣不立。事非氣不立。

文非氣不雄以氣發論真得作者深處

彭興公曰文最與衍氣字乃有真解所謂養氣者  
正指此

○涂子山空青集敘

新城涂子山好爲詩古文辭有名於時辛丑余游新城嘗見子山詩因欲以識其人又聞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余益願見之明年余游廣陵與子山同客劉氏涉園得盡讀其空青集爲之點次所違覆而中者十而九余適嘆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然子山當無聊時逞逞高誦其得意句及主人以酒飲客子山必大酌盡醉起抵掌掀白須搔耳頓足隱然有不可一世之意子山爲文能

曲折游山諸記尤矜峭有法度其詩幽遠古淡每使人得之言外五嶽之山磅礴而鬱積河南北有大丘五然必使天下之山皆五嶽則不復有五丘天下必皆五丘則凡一山一石一丘一壑之嶙峋崿嶭窮窔駘宕而負真氣者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子山詩文所謂山石丘壑之奇足以紀各勝而資游覽假令有挾五嶽五丘以臨子山者子山顧有所不屑已癸卯子再游廣陵子山出余所點次日子其可無一言子山爲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

爭魚魯則疾聲搖頭不自止云

王築夫曰設色大事皆有生氣欲動

○○任王谷文集序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于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摹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雖多。瓌璋魁傑。沈澁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概見。宜與任王谷隱君子學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氣。而又澁于古人之法。壬子春予同客毘陵陳椒峰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酬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平生好侯朝



宗文、今觀子殆勝之也。予往讀朝宗壯梅堂集，見有與任王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遺稿，敘固心識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朴魯，終夜訥訥，意以爲鄉三老挾兔園冊來者爾。旣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丘那士那士？予姊婿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之姿，文學爲吾黨冠然。土木形骸，人不識以爲村老。少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跼蹐而發，赤不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士，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溪理當有。」

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人獨與王谷、漢相引重。朝宗之人與文則甚相，似予每讀朝宗文，知當勃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領淺薄，少有當于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然朝宗使不早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與王谷才皆不及朝宗，而王谷論旨醇正，足以相爲勝。王谷好學不息，其進于古作者無疑。予則瞠乎後矣。王谷謬許予，予其何敢以爲然。慈谿有姜宸英者，予愛其文，與朝宗並。

王谷他日相見其毋交臂而失也。

陳椒峰口起十數語已盡古文得失之故通篇用朝宗作波瀾離合有法又以丘姜點綴愈覺風神

○李季子文叙

興化李季子少負才名年二十舉於闈後遂自廢獨好古文辭爲之不輟余再客揚州則必屬予論定季子身華胄遭時坎壈其見於文辭每多感慨不平之音予嘗謂文章之本在忠孝季子既有其本又好學善下以求(一)古人之(法)譬猶掉輕舟于急瀨之上而下之也然季子性好山水足跡所至必尋其奇勝車舟裹糧以游雖破衣食之資爾寒暑不爲陞故所作游記最多而視他文亦最(一)古今記游共推子厚近

人必摹倣之曰似柳某記某記則以爲能然自子瞻諸人已不相沿習故柳記雖工亦記之一家言耳而必以摹倣爲能則陋矣季子緣物繪情自有天真吾正謂其不必似柳然後工也夫文章之工必法古人而法古人者又往往不得爲工何耶然則文章必又有其所以工者也季子知之矣

宗子發曰澹蕩而論旨尤深長

○○○曾庭聞文集序

曾庭聞自萬里歸已酉正月會酒於三嶽盡歡望風  
十心云、風、雨、雪、雹、倒上吹使、有、聞、聲、墻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  
所爲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  
勃萃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庭聞爲童子時同學庭聞  
天資甚魯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于京師數  
過吳門與吳中名士游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  
盛于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  
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爲家而

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間歸相見于山  
中毛衣革鞢雜佩悅帶刀擣面目色黃黧鬚眉蒼涼  
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咿唔筆研間及細服  
緩帶爲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  
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  
能文者多游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  
變化其天質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沅湘彭蠡之  
漚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成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爲  
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之暴西夏

強且久、與宋室爲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於間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而。庭。聞。乃。竟。以。是。爲。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彭躬菴曰光氣雄熱而勁是叔子別調

朱秋厓曰闔闢變化頓挫起伏各極其妙而一種激宕抗爽之氣若與燕趙豪傑之士相與叱咤鳴



咽其間

○○ 惲遜菴先生文集序

毘陵高士惲遜菴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言學爲一書在江東閩海言事爲一書雜文爲一書詩爲一書辛亥余客毘陵先生與爲忘年交出文集示余而命之序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於理與事則無所用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事莫尚漢言理莫尚宋核事者每謬於理宗理者迂濶不切事其實相乖離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先生以宋爲體以漢爲氣深切明剛皆足見諸行事以正人心之惑溺而救

國家之欺此非可以文章求也。然有其志無其學。有  
其學無其識。有其識無其事。則文皆弗極。於工有志  
而無學。猶耕者之糞。總種而不蓄。畝也是謂虛而不  
實。有學而無識。猶作室者固垣墉而不牖戶。也是謂  
塞而不通。有識而無事。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  
而返也。是謂似而不真。虛而不實者。其文疏不足以  
徵事。塞而不通者。其文密不足以達意。似而不真者。  
其文疑不足以適用。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故其  
爲合也甚難。非不知也。才短而學薄。不足於識。不鍊

於事志之而弗能故也。先生少負材，四十不遇受業  
山陰劉念臺先生之門。世亂，挈其子隱天台山中，搗  
摩當世之務，適聞親在行間，歷艱危患難，瀕於九死，  
其講理也精，鍊於事久，是以極微芒得失之數，而一  
著於文章，嗚呼！其不幸不見用，幸而見用，吾不知所  
成當何如，而徒以文章見，又使不得盡見於世，則亦  
爲可悲矣乎！先生世變，逃乎禪，或者非之，余以爲合  
義，蓋僧服而蔬食，不交當世者，垂三十年。仲子格，抗  
志養親，工於詩，而以畫名。予與爲紀羣交，先生性巖

巖與人寡合年踰七十志不挫獨好吾兄弟以爲可與言雖然先生高士非隱者也是亦惟吾兄弟知之

蔡九霞曰文字排蕩處有管荀之遺而末幅尤自蒼涼

金孝章曰此勺庭吃力揚扞之文非遜卷固不足當之

○ ○ 張無擇文集敘

儒者之文沈以緩，才人之文揚以急。文人之文文勝，其質學者之文質勝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張子無擇，吳門之學者也。博極羣書，好攷據，所著書數百卷，他雜文亦百數十，而皆以質勝。玉必璞而珪璋出，木必樸而鐘虞成。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質之謂也。張子書自天文地理田賦之務，以及藝事，無不究吾讀之。如田夫游陳王宮而嘆，騷涉之沈沈也，則何其文也。夫張子之人亦以質勝者。

也。張子性忠信，好儒先之書，棄諸生三十年，無日不學問處乎城市。若不知有人，心無所慕乎名，名亦不至。顧無翬翬然而好予，然予見之，輒媿色。噫！後世必有以張子爲珪璋爲鐘虞者，欲辭其名而不可得也。張子之書具在，讀其書，蓋亦以知吾言之質也。

盧定三曰：惜墨如金，愈簡而味長，與無擇之品相似。

友山夫曰：澹樸中見波峭，似王荆公。

○鍼灸會元序

神農以草木治病奇矣。至灸艾尤奇。鍼則又奇於灸。說見五經四子之書者。惟孟子求三年之艾一言。而鍼無聞。今鍼法稍傳灸之法。所在皆有。然自黃帝內經秦越人難經以下。所論鍼灸最多。而尤詳鍼法。何今之能者之寥寥也。迎隨補瀉之法。男女老少之異。其宜。人各殊。說意。惟論之者多。故愈煩。而無要人。莫知所從。愈以失其法。與吳門蔣子仲芳當世變業。舉子業業醫尤畱心鍼灸學。著鍼灸會元一書。亦於



論鍼尤詳別是非辨疑似發先聖賢之微言滙衆論而歸於一是予於醫絕無所知讀其書若自視其掌文井井然可數而得秦越人曰臣鍼人血脉名聞諸侯是世人以鍼爲難能而越人以爲粗事則何說也意望色視毫毛其理甚微而有誤亦不遠見鍼灸者按穴以治有成法而一誤則立敗故人以爲難而能者以爲粗與吾嘗譬之切脉望色若文吏之治民鍼灸若武士臨陳而勝敗決於俄頃也有仲芳之書世將無此患矣

董吳子曰全作疑暉搖曳竿愈老愈有姿致

○○ 西林集叙

西林集者無錫安懋卿先生所著、先生諱紹芳、所居膠山下、西林、山水林樹最美、先生築館、著書其間、有青萍芳草二京諸集、行海內、先生子璜、彙而刻之、統以西林名篇云、先生生嘉靖中、其歿也、在萬曆乙巳、距今六十八年、是集刻于萬曆己未、亦五十四年、王公世貞、鄒公迥、光俞公安、期爲之序、而璜謬以禧爲文、屬常熟顧君祖禹、走吳門、客舍奉先生集、命禧更序之、于是璜年七十有五矣、禧重違長者意、不敢辭、

先生集凡二十卷爲詩卷十有

三爲文七。文書牘爲多。得卷七之四。先生文醇質。應氣運而詩。爲尤工。時海內號七才子。先生處一焉。蓋自王李以其詩倡天下。天下靡然從之者數十年。竟陵起而排之。而今之排竟陵者。又加於昔。先生詩典而不編。整麗安雅。不役於辭。以沒其意。雖竟陵者亦孰得而排之哉。禧惟往者。嘉隆以迄萬曆之初。天下最號昇平。公卿學士皆得治亭館。放意詩文。以鳴國家之盛。禧讀先生詩。慨然太息。豈帝立肅德之世而

聞開元天寶也。然覽先生書牘，則當時天下已不能無事。憂亂傷時，往往見於友朋問勞之間。蓋國家之敗，所由來久矣。嘗讀王公世貞首輔錄，朋黨偏私，迭勝迭負。自嘉靖繼統，後百有餘年，不絕。以至於亡，而明史諸書，禧則又以為正統以前文質，而事實可信者十之八九。天順以後，文冗而事多，附會可疑者十常五六。吾雖未能博覽廣詢，以明其所以然，則讀其書而可以意逆也。禧故嘗欲購前輩諸君子文集，參考軼事，以發明是非。然後一代之史，可得而議，恨地

僻出游。又購書無資。胸中之疑。終無由自決。先生生  
屢世簪纓之後。雖厄於科名。幾得復失。然所與游者  
皆當世巨公。名流。觴詠游眺之。言往往足以徵國家  
得失。此先生集所爲尤不可廢也。先生卒時。璜始八  
歲。先生摩其頂。數以目視之。而璜好學。能文章。甲  
申後。屏處不交人。句不事佛。而蔬食者三十年。嗚呼。  
先生之教。蓋遠矣哉。

李灌溪先生曰。議論大有關係。而文氣典肅深厚。  
卓然典刑之文。

○○○南北史合註序

天下有不可少之書，伏所嘗得見之，皆未板行于世。揚州之興化李廷尉清著南北史合註，錢塘吳文學任臣著十國春秋，常熟顧處士祖禹著方輿紀要，吳顧二君，余與友讀其書而序之。廷尉公先進，爲忘年交。丁巳七月，禔自江右來，揚聞公疾，往省，再讀合註，竟日夜而爲之序，曰：是書也，于世爲不可少者三焉。廿一史文冊浩繁，好學之士，有終身不得讀者，是書成，則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可廢，其甚便于學者。一

也。子史所重出刪之，不備者補之，訛者辨之，爲文備。

而愈詳博，而愈確二也。又間以春秋綱目書法正其

名義，不失古史之指三也。禱因是而慨然太息以悲。

焉。南北士各相訾謗，又采拾耳聞以爲信，故其書多

抵牾不合，率而各國書具在，可參質以折其衷，百世

之後，又得漢思好古如廷尉公者，斟酌條貫以嘉惠

于後人，然後是書稱信史焉。明與三百年之史自嘉

靖後，朋黨日起，私議互興，其成書者已漸不可徵，信

而崇禎季年以來，邪正之混淆，黨人之相傾，國是之



顛。錯。封。疆。之。壤。仗。節。死。義。叛。降。賣。國。者。真。偽。之。相。亂。  
譬。如。雲。霞。倏。忽。無。定。形。而。海。市。蜃。氣。變。幻。不。可。加。物。  
嗚。呼。不。更。有。如。廷。尉。公。者。以。練。事。之。久。博。見。多。聞。而。  
主。以。至。公。虛。已。之。心。鞅。處。一。代。書。則。印。此。以。徇。凡。心。  
年。湮。老。成。彫。謝。聞。見。希。闕。海言偽。書。雜。售。將。千。百。世。後。其。  
終。無。信。史。知。乎。雖。然。公。是。書。暨。十。國。方。輿。吾。不。知。其。  
果。得。傳。後。世。否。也。作。者。不。能。自。刻。版。兵。火。相。尋。水。旱。  
盜。賊。之。災。多。有。書。其。可。恃。長。存。乎。海。內。貴。富。豪。宕。之。  
士。好。古。有。力。者。指。不。勝。屈。倡。優。樗。蒲。之。費。亭。池。之。費。

文繡鼎食游宴之費以萬計卽不急之書亦厭之費以千百計而顧忍令是書之湮沒無傳耶古者書多傳寫少板刻故漢藝文志及古今經籍書目其不見于後世者十恒六七而永樂大典二萬餘卷以內府之藏終于散失常熟錢虞山謙益常自修明史卒燼于絳雲樓嗚呼此禱所爲低徊足出燕幾于好古有加之士再三而不能已也

揚紉芷日前段發合注後段屬望刻布而中段忽從南北史感慨到明史上悲憤嗚咽遂成奇文

○○方輿紀要叙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凶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叢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畧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旣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叙禧慨

狀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禱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狀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

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遑遑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

所謂術者  
是何物也  
先生不巨  
欲人深思  
而自以之

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  
操○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凶○得○其○術○則○雖○追○狹○瘠○弱○  
而○無○不○可○批○御○導○窅○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  
出○以○已○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  
非○方○輿○可○得○細○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則○禧○所○  
欲○爲○祖○禹○叙○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  
案○上○見○此○書○睜○目○視○予○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  
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  
先○生○閉○戶○窅○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

魏樓子文集

叙

卷八

方輿類一

文

幽、不、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勝、於、  
是、并、識、之、

彭躬菴曰近文益朴不作議論間架是水落石出  
時矣只就原篇中摘出扼要關健數語便自得力

○○○曹氏金石表序

樞李曹侍郎好古法書聚之數十年嘗破析衣食資  
求而得之自大禹峒嶻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懼  
其散夫欲以示後之人於是自爲表屬予敘之考歐  
陽文忠集古錄一千卷趙明誠金石錄二千卷公所  
表皆不及數益去古益遠所遭喪亂寇兵水火之殘  
益多勢固然也然爲卷且八百有七十則公求之之  
勤嗜古之篤於以益見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  
通其義而已後世乃耑論筆法稽文章本以明道記

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輔之則不可傳於後世古之  
作者必兼此二美故後人尊而尚之雖斷缺消釋其  
點畫苟有存必寶之不敢棄然其用匪特書法而已  
歐陽子曰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可與史傳正  
闕謬者公博學文章高天下所得助金石不少予則  
又嘗以謂古人所以可傳不在一點一畫而人情貴  
古賤今尊虛名棄實事往往不憚鑿山沉澗以求必  
得嗚呼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跡如見古人使得如  
古人之人者見之其愛慕當百什於是然世之學士



大知不乏愛古人一豨一豨游覽之處好玩手口之  
澤慨慕容嗟而於當世賢人君子能知愛而重之者  
何不少見也公好士敏於知人士有一能一才必傾  
身下之爲之地其賢不在好古法書雖然公年將老  
志壯天下士屬望公甚重吾願公所好止此不復更  
拊意而取歐陽子所謂得於有力之疆者合并用于  
好士則必有奇偉特達如古之士者歸于公當不止  
如今日所得公名濬號狄岳秀水縣人寧都易堂魏  
禧敘蓋辛亥仲秋日

秦湘侯曰議論皆從空際轉發無中生有却字字有實義筆力亦如鐵畫銀鈎。書之用不特在筆法則實書之道已難言之况更欲得此以實士乎

○○○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  
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  
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  
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  
其肯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  
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  
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  
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

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集  
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鑄古人以  
印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天家後。數百年間。  
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  
盡天下事。雖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  
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  
立。無一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  
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耶。即何爲也。且  
夫。理固非取辨臨文之野。窮思力求其必得。鍾

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  
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  
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  
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  
積沈浸而後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  
其觸沛乎若決於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  
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  
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肥布帛與金玉同功吾蓋

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厓。興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子敘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秦燈巖曰。提出積理二字。極力發揮。不獨文家。篤譜直爲初學。金鉉繫辭傳云。夫易廣矣大矣。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以此論易、今按論文之旨、的的不二、聊爲舉此、以此證文、卽以此證易也、

○○○八大家文鈔選序

諸子世倣，將負笈從游，請曰：茅氏八大家文鈔，卷帙多，唯伯父擇其尤者，俾抄而讀之，于是得若干首，以命倣而告之，曰：八大家文，遠者千餘年，近者數百年，言者備矣，自茅氏文鈔出，百十年間，天下學者，奉爲律令，子生平尊法古人，至其所獨是，獨非，每不能自貶，以徇古今之衆，故論列或不盡，同茅氏而韓歐陽諸名文，亦徃徃有所疵議，蓋吾用以私教夫門人子弟，而不敢以出諸人，爲有識所詬笑，然吾聞史記爲



太史公和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改定安  
見韓蘇諸公于其文遂謂一成不可易也古人之文  
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  
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  
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一人之身其尚可以爲人  
乎哉吾又嘗謂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守道  
不篤見理不明而好議論以刺譏于人翻古人之成  
說則雖極文章之工取適于己而有悞于人君子蓋  
有所不取退之潮州謝表介甫子固論楊雄明允論

樊噲、永叔論狄靄，旣皆有害其生乎，而東坡于西伯  
受命改元之事，論武王引以爲據，論周公則闢其謬  
妄，讓用兵書以磨太宗之征高麗爲戒，爲策斷則據  
以爲可法，明允上仁宗書，極言任子之不可，于文丞  
相書又言減任子非是，子由策民事，欲行國服，論青  
苗則極言官貸之害，夫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意  
見亂，而自相牴牾者，必甚，是以三蘇氏之論于古今  
爲獨絕，而議論之失平，亦蘇氏最多，孟子曰：于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嗟乎，人非有不得已之意而好議

論蓋鮮不蹈其失者也予記諸語並示兄子世傑而  
因命倣錄于篇端以爲序

兄善伯曰詞格嚴傲如寒霜烈日凌逼莫逃而高  
明爽豁之氣乃復令人暢悅○篇中所謂理明者  
詞必簡斯有文焉

○○○陽明別錄選序

門人庠復請序陽明別錄。禮告之曰：吾所以序四此堂盡矣。然猶可爲子言者，文成公之成功也。虛已以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爲之，無所瞻顧。迺其于君相、于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斷。

窮下大德

大業全在

惟恐傷人

人之私即

刻晏造運

殆亦知此

意于瞻顧

天下之事

成于大度

之士敢干

寒檢之小人正謂此

年

就自身感

慨文情低

獨而跌宕

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于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庠曰可得聞乎曰吾試與子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請授縣丞舒富知縣既歷序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子例礙則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鉉並進蓋公既不敢主斷而專舉一人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人苟不合當軸意則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再其次者而用之猶

不夫賢者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湖廣兵尚在郴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統兵官曰：桶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攝服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功多者。不顯其功，則推鋒奪綬而外，誰復宜力？且兵非賊境，則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助命哉？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卽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人情者，其所以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

思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稿皆有之○禧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爲有益○選而去存之○非予志也○乙卯七月朔魏禧敬序

丘邦士曰按事發議論頗抉其要而文體則樸而古矣

予作別錄序之三月彭躬庵示以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內載文成公初第時上安邊八策世稱爲訐謖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盜仕刑曹言于大司寇禁獄

吏取飯囚之餘。參豕或以爲美談。晚自悔曰。當時善則歸已。不識置堂官同僚于何地。此不學之過。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者。使今日處之更別躬庵曰。公語誠然。觀處兩廣事。空疏便自不同矣。予論公三事。與此意合。而序已成。不復可引証。附記于此。自記。



○童氏禹貢遺書敘

泰和漱溪之童氏有楚白君者績學好文五經皆有  
解以貧教授四方生子幼而君死子且爲僧著書盡  
散失僧曰中千名與賢藥地老人之大弟子也四方  
士君子甚親敬之而盱江梅君藏君禹貢圖說於兵  
燹中以歸與賢與賢執書大慟曰父賁志死吾又且  
爲僧吾死父其速朽乎吾何以令吾父有傳也於是  
請千里君子王竹亭爲之敘復再拜以屬余于

嘆曰甚矣夫與賢之能用其情也儒者皆釋氏王五以下絕骨意作

肉之親情入管轉文情可推一無所用。此特其教使之然耳。今之僧絕

棄名利外形骸者多有。而往往奉養其老父母。篤於家之孝子。非其天性有不可捨哉。與賢不得親而養之。乃爲之謀。及夫身後之名。夫名者不可知者也。就令可知。而古人以爲身後寂莫之事。然旣已不得及身而養。則爲之傳其身後之名。夫亦情之不得已爾。且夫孝子之情。於其所不可知。而勤勤懇懇以求其必致。則推之其親之存。凡一切可知之事。視膳問安。和氣婉容。以至視無形。聽無聲。固未有不極其情者。

孔矣。與賢之善傳其親也。或曰：今河患孔亟，濱河之民爲魚者衆，必有聖君賢相興起以修禹功者。童君五經解皆散失，而禹貢獨存。天其將以是傳童君使其書有用於世與？予以爲言，河則王子之敘論備矣。予復何言？別本完禹貢又以前遺書結掉一唱而三嘆獨悲夫世之號士君子者，輕棄先世之書而不足惜，甚或攘竊之以爲己名。吾不知其情爲何如，以視與賢，能不愧死入地耶？

蕭孟昉曰：一意曲折澹蕩，使孝子之情悠然感人，不論書而書已傳矣。

〇〇〇四此堂摘鈔叙

門人曾庠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選四此堂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客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

名承謀字觀公

以廉公各

震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比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屛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伯子既摘抄所作歸示見章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世傑世微曰陽明別錄有識者推服

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諸既及。區處平服。地方既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難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蕪藜。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性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

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仇，除惡者務盡，而靡然見天地之量焉。譚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鋤草所以衛苗，而鋤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

治田幸、備、而、有、主、單、殺、古、法、備、案

弟、云、通、與

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誓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聞而是之。遂敬書以爲叙。時乙卯閏五月。

丘邦士曰。暗將別錄轉移。四此堂稿。方是極贊美。四此堂稿處。

兄善伯曰。亦可謂言無餘意。筆無溢字。而寬博春。

容之氣翕然中人

弟和公日文極補瀉之妙。論文成公處皆入髓入神之言。



○○信芳齋文叙

吾友王君克承之仲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籍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丁巳秋崑繩謂余廣陵領下須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已三十矣再出項籍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

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畧、爲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尚典文、最英悍。余嘗譬之、馱駝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忍入感慨即轉到誠恐處又法樂忘不焉今不可爲少。彼鄧仲華、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忍結對文上妙之文觀之矣。

宗子發曰：文不滿三百字而波瀾頓挫、氣韵生動、妙於法度之文。

○○耕廬文稿引

諸子世做從予學古文十年得可觀者四十餘篇下  
已暮春予之秣陵做送予頓江欲以其文請正予世  
之大人先生予更爲刪定若干首舟中無事嘗與論  
吾兄弟及兄子世傑之文做因請曰做其何如予指  
江中灘石謂之曰汝文其似此矣做性狷急勇于事  
其爲文筆氣亦頗肖吾廬特展拓少耳當其鋒銳所  
至往往有沒羽之力故其他日可造而至也做生二  
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

背誦吾兄弟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聲悠揚可聽  
相詫爲英物今忽忽便二十有三所成僅至于是此  
失學之過也吾廬幼號遲鈍年十九始好學五年而  
幾于成豈非專銳與乃庭老人書

○○三教經圖賦序

棘端之徒齋戒三月而見象之楮葉三年工而後成  
列子曰使天地三年爲一葉則物之有業者寡矣然  
而宋人爲之宋之計之不以爲無益者以其巧也  
而楚王憚齋戒不得見棘徒黎川劉君茂作三教經  
圖是象葉之巧也鄧子爾及序而賦之不憚三月而  
齋戒者也無有齋戒以求見則棘徒不必欺楚王楚  
人熊宜僚善弄丸手一丸而八丸常在空中無益之  
藝也而楚王以敗宋師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老子

俞右吉曰

古而彌雋

瘦而益腴

詭而愈妙

如食餘甘

津液滿口

日當其無有室之用。此鄧子所爲賦也。見其賦索其圖。索其圖。釋其經。釋其經。奉其教。則天地不必不爲象。葉而見棘。侯不必齋戒。關尹子曰。牛臂魚鱗鬼形禽翼。性不及夢。夢性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性尤矣。圖巧於夢。賦巧於覺者也。故曰。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雖然。唯覺者能道之。

○研隣偶存敘

古今之文有有意爲之而工有無意爲之而工古人有言文至無心乃傳其說何也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故曰言者心之聲使其無心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且以傳於天下後世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無意於傳之而非無意于作之也有意於必傳則將歆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求知於天下後世則其爲文也必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又或故爲

詭特駭異之說以懾天下後世之人嗟乎是二者之  
文雖使幸傳於世而自有道之士視之則亦猶夫騷  
枝贅疣之附於身已矣研隣之文曰偶存是無心於  
傳者也然而風之行於空也草木爲之傳其聲木行  
於地而山石曲折寫其形故曰風木相遭而文生焉  
夫以是爲偶然之事爾而數者之於天地則固已長  
存而不滅蘇子瞻之文古今稱絕作其與人書予多  
不取獨李端叔王定國諸篇風期自然無意而極工  
雖尋常凌雜之言無不可淡味而久傳者爲韓歐諸



家所未有。嘗讀研隣與子弟書。婚友聞問之作。則不特無意於傳之。而抑若無心作之。其殆庶幾者歟。研隣好客。負氣矜喜。施與表章。古今人文章久而不懈。以賢豪問天下。乃其文則又已。若是矣。研隣者。秦和蕭子孟昉讀書處也。

彭躬庵曰。前半發獨到之論。後半澹宕而多旨。

○○○首山偶集敘

亦庵中公集其首山之文若詩將授梓人請敘于予予往自翠微山來候藥地老人畱亦庵信宿坐陶庵之濯樓二庵相去不數千武地美林水足游賞居者客游者能文之士必有敘詠宜也青原笑公嘗游而歎曰西昌諸山此其首乎于是人競稱首山而藥地又自青原退居于此四方來者益衆中公集其詩文意將欲以文傳其地耶吾嘗游廣陵登平山望江南諸山頗暢求所謂平山堂故址雖其土人有不能道

橫出

魏棣子文集

卷八

八

一段三轉  
中一轉出  
人意外故  
爲物折

而五百年間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無不知有平山堂者豈非以歐陽永叔之故與予嘗笑文章者不朽之物故宮室林樹可毀山川有時改易惟文章則長存然棟宇榱桷之壯鉅甃礎之堅句久者或數百年少者爲年數十而文章之作有甫脫于手未逾時日已号然若朽株敗瓦之不可用則亦安所恃之而其間卓犖俊偉必以爲不朽者則又水火兵寇流離蕩析之災使之中天而不傳于後世嗚呼中公之集是編也不爲不勤至于今而其所有者蓋亦寡矣然天下

又一轉出  
此說論本

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爲。傳。人。則。其。文。雖。漸。滅。  
散。失。而。天。下。後。世。猶。將。咨。嗟。大。息。不。遺。餘。力。以。求。之。  
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于。藏。書。之。府。甚。或。僞。作。  
以。實。之。寧。沒。已。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中。公。  
證。道。于。藥。地。久。矣。與。之。交。如。衣。布。食。粟。其。傳。人。也。與。  
諸。君。子。之。爲。傳。人。者。不。乏。也。然。則。首。山。惡。乎。而。不。傳。  
也。與。

王竹亭曰本欲以文傳首山而文中忽言可恃忽  
言不可恃皆有至理足使天下文人矜喜愧礪然

但覺烟波澹蕩爾

陰符昌言序

梁溪王礎臣抱服雄畧隱於吳門之塾予聞而造之見所爲陰符鉤玄者請歸於逆旅手抄之旣畢遣使還其書而作書於礎臣曰子之書則善矣所以命名非也子之書當日陰符昌言不當曰陰符鉤玄書曰師汝昌言昌言者其義正大其氣昌明謀于心而安用于身而泰施之國家天下則人情大順福祚畢至蓋天下之人以陰求陰符子之書獨以陽求陰符陰符者治世之書後世則專以爲兵書而又施其用兵

之術以用世於是可使父母妻子同室而異心可使  
、室、是、狀、與、相、  
曲室幃牀森然有兵刀之狀白日之下魑魅羶起而  
搏人卒之我不以此虞人人亦以此虞我我以一人  
虞人之衆人而人以衆人虞我之一人此固不旋踵  
之術也余嘗推古今之大惡有二爲先發之術者或  
天、跌、案、所、以、然、此、非、一、  
豫乘其危或將取先與或陷以惡其害必至以小過  
殺人以疑似殺人爲絕後禍之術者或始欲生之轉  
且殺之或自悔其誤怙惡以終之其害必至以一人  
之故殺其子孫與其親戚黨與大者弑父與君小者

爲以怨報德。天殃延於累世。惡名垂於宇宙。則皆以陰求陰符之說。誤之也。是故以陰求陰符。冬日而抱冰者。也以陽求陰符。冬日而蘊火。挾纊者也。礎臣之書。亦旣好言不測矣。則皆依於理義。因時達變。以濟其所當爲。天之生物。不過風日雨露。其殺物。不過雷霆霜雪。而天之用。遂已不可測。礎臣報書曰。子之言。則吾旣得聞命矣。遂書以爲序。而歸之。

丘而康曰。曲寫痛發。陰謀之害。如秦鏡照妖。一無遁形。見垣之視臍腑。可指能令。奸人見之。廢然而



返此大有關世道學術之文

○○王竹亭文集序

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其志識。丙辰秋予與吾友彭躬菴相見於富田。日吾往言王竹亭今爲湖西一人無疑。吾今而後其可以死矣。夫子驚歎欲急見之。而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詣余金蓮山。又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恨相得晚。然竹亭終好古文。相與議論。左史以下各盡其所見。又出平生所爲文使予論定。竹亭之文大小修短各有意思。不苟作。尤長於論古人。

是時竹亭舉進士已七年。其言有抱道窮山之  
士。所不能言者。天下皆稱竹亭之文爲不朽。不知不  
朽者何在。知竹亭之才有用於世而不知其何以用  
也。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鬱積於胸中。必有所發不發  
於事業。則發於文章。名理之言。經物濟世之說。在世  
人皆可以襲取。獨其所不能名言之故。斟酌古人之  
是非。低徊歎息。百折而不忍下。其苦心精思。則亦惟  
天下非常之士。可以想見其餘。何足知之。而况於襲  
取而僞托之乎。今古文遍天下。莫不自命不朽。然志

識卑陋不出米鹽杵臼之間及夫臨文拘牽萬狀首尾衝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皆在於速朽而顧求爲不朽之文噫可歎也雲塢去郡城數十里去孔道數里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予方敘竹亭之文與竹亭上下古今意氣益激昂閒暇惜躬菴先予去不得使之一論定也

蕭虎符曰本以古文志識二意作柱而出以濺折之筆離合之法精思奇氣逼出紙上矣

○ 史學提要序

余客廣陵見友人有史學提要者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蓋宋盱江黃公所撰也余嘗讀史至晉五胡十六國苦其紛雜掩卷卽忘而此書條理井井如登秋山以望百川因乞歸教兒輩於是又稍訂其謬闕而註之黃公本吾鄉人余携此書入江西境溯湖鹵而上見者驚歎以爲秘本爭乞傳寫及余客盱之新城涂氏涂氏故世家其父子兄弟皆博學好古亦云未見此書也嗚呼盱人之書亡于江西而傳于廣陵豈

書之傳有數抑貴遠賤近古今同然又或國家承平  
入士習帖帖輕史學遂散失湮滅而無聞耶是書始  
上古終宋子因請涂子允恒補撰二篇并爲註與雅  
明簡於前書如出一手夫書作于盱留于廣陵而數  
伯年後卒以江西人得之盱人補之信乎書之傳其  
果有數也黃公名繼善字成性涂子名大訥或云舊  
有雪樓程鉅夫序余未之見也

孔伯玉曰低徊婉轉言有盡而意無窮

○○○陸懸圃文叙

興化宗子發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稱曰宗陸予與子發爲莫逆交叙其文又嘗讀懸圃文慕之兩過興化皆不值留書與之而去丁巳子客揚州懸圃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矣懸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爲人相似其論必關世道法必取裁於古人爲今文章士所不易得嗟乎懸圃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圃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

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橢爲掣爲眼音懇爲倨句磬折  
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  
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  
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用而  
窮

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  
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  
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

今夫入壇墮屐鬼神之室明神



蕭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頰胫  
廣狹股脚雕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爲不若  
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  
屹然崩劣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于孟孟方  
則方孟員則員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爲法水以善  
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  
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龜  
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  
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君夫積理以爲文

則吾叙子發論備矣

李艾山曰論文推韓柳與李韋二書爲第一此叙窮微極變有開拓萬古之意可謂後來居上

宗子發曰文一意到底而如夏雲之無定形其段落極脫跳之妙

○○嶺南適筆叙

吾鄉與嶺南接壤予常以謂不足游故吾伯季皆客  
之予獨未往然聞其地多物產奇異近與順德陳元  
孝諸子爲神交則欲往而未暇嘉興楊子亦禪嘗游  
其地以所見聞偶書之久而遂多分爲類自風俗至  
物產凡二十有五命曰適筆予過蕪湖見之僑寓中  
若觀山珍海物之錯不出几席而游五嶺之表也古  
人五雅幾等六經其初箋註蟲魚瓦礫釋山水亦猶楊  
子之適然而筆而已世遂尊奉之如此是書記事雅

馴得五雅遺意傳之後世卽安知其不達哉人之學  
有大有小二者均不可廢大以止其本小以適於用  
故聖人詔學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蓋學不可以一端廢如此

然吾今而後

可以終無

游嶺南矣

閔無作曰於小中見大却無恢拓之跡而轉折道

緊

○○閩氏本支錄叙

歲丁巳禧客揚州閩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爲叙叙曰族譜之作上以紀祖宗世次久而不忘下以合其宗人世遠人衆而不失親古之言者備矣人事十年一變三十年爲一世世凡三變矣故家譜率宜三十年一修遠則二世六十年極矣六變而不修則先世之事必遺忘宗人支派必紊文獻必散失丘墓多亡然土著之姓久者千年數百年雲仍聚族而居其事嘗有關於譜牒詳於故老所傳述者

一段言譜  
五時修

一段言遷  
譜尤重

一段言遷  
譜尤重

他或游宦爲寓公或牽車牛服賈遂長子孫或辟地  
轉徙南。北。西。東。各爲祖。禰。五服之內相視如秦越人。  
甚有不知其祖宗所自出姓所由來者故遷族之譜。  
視土著尤重閩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秦伯  
曾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  
初遷太原仲寶公始傳七世而遷淮安西渠公之遷  
淮也在正德初歷年幾二百宗譜闕焉其當修視他  
遷族譜又有急者修齡慨然欲自太原始祖以下暨  
遷淮後悉爲譜又當有所釐正而力未逮乃爲本支

以實叙  
惟次作譜  
更法

錄法大宗小宗例立綱舉之以其餘者俟後之人元  
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鄆西寨村者曰第一代始祖  
仲寶公四世以下耑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  
第四代祖岱公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教公  
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遷淮者曰第  
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通及於第十代叅議公世科  
蓋修齡之父也三晉方言稱某支爲某股仍其稱使  
大宗易曉而修齡於淮安閻氏世爲宗子故於本支  
祖紀載特詳其旁支之開先者并系之賢貴者亦附

一復覆從  
猶祖似作

若三代俱  
柯林滿爲

通篇大波  
瀾結末

傳爲圖爲像爲贊爲文皆錄焉嗚呼覽閩氏本支錄  
四百年之源流支系燦然綱舉而目張而其文卓然  
爾雅詳而以、諧、作、一、小、東、不蕪簡而不遺樸屬而能文彬彬然美哉  
可謂世譜之良矣○三、見、蓋自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  
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  
文學士至叅議公大亢厥宗廉正勤耿爲清議所重  
修齡甲申後棄諸生以詩名江淮事叅議公孝修齡  
子若珠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旣闋哀其  
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



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嗚呼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  
惇叙二宗年六十寒暑考證繕寫不貫其勞用能承  
於先啓後之人。若璩他日必終父事。修仲寶公以下  
大宗之譜父子濟孝可爲世法。不獨閻氏之宗。禧爰  
於修齡請叙而并及之云。

費此度曰古人稱太史公所作世表旁行斜上並  
效周譜則譜謀之學其來甚遠史書往往具其法  
而後世未之深講也。至于序述詳則易冗而雜簡  
則又畧而失此文以遷族之譜爲重命意既切比

五段序法無不井然辭氣古質中間夾議論處蘊藉迴旋水轉山曲唐宋大家方有此等文字

○○甘德齋軸圍稿叙

程山甘子德齋學道而能文章者也。自六經孔孟之  
文不可復作，天下聰明好古之士，其言或醇或雜，莫  
不求工於文，成一家之言，以傳於後世。於是文日盛  
而真意消亡，實學中絕。至於宋明儒者，則又以文章  
爲玩物喪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類取足道其意  
而止。卑弱膚庸，漫衍拘牽之病，隨在而有。讀者不數  
行，輒擲去，或相與揶揄厭薄之，以爲戒。然吾嘗爲之  
求其理，初無悖於六經。考其生平，不可謂非聖賢之

徒而顧令天下後世厭絕其文。至如筐觴之食、魚肉之餒、敗之陳於其前、嗚呼、賤亦不文之過也矣。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於易曰：脩辭立其誠，立誠以爲質，脩之而後言，可文也。聖人之於文，蓋惓惓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敬而已矣，必且辨爲度數、品物、儀飾之節，有所謂以多貴者，有所謂以少貴者，有所謂以大、以小、以高、以下、以文、以素、貴者。聖人之於文，亦然。文以明道，而繁簡華質、洪纖夷險、約肆之故，則必有其所以然。蓋禮不如是，不足將其敬；文不如是，不

可以明道。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而或者以爲不然，則請觀於六經。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觀矣。奈愧不能學道，竊謂今天下之志於道者，旣心體而躬行之，必達當世之務，以適於用，必工於文章，使其言可法而可傳，嘗與易堂丘而康論文，而康今之有志學道者也。禧之言曰：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紆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濞樸而不可晦重，可詳復而不可煩碎，可寬博而不可泛。

術可正大而不可方堵。可和柔而不可靡弱。語可賤  
不驚人而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其旨可厲本先聖  
先儒而不可搥筆伸紙。輒以聖人大儒爲發語之端。  
匡山宋先生見而非之曰。若是則教儒者以作文矣。  
先生蓋學道而有成者。嗚呼。此予所以懼夫道學之  
不振也。非不振於文之爲不工。而其得失可推而知  
也。甘子少多才。風流跳蕩。善歌曲。至不嫌以身試優  
伶。壯而好經世之務。嘗自區畫邑田賦。上下有司行  
之。毋少變。建議勸山賊爲圖策。口手指畫大吏前。潛

身○悉○賦○若○下○以○知○其○險○易○而○爲○之○計○既○又○慕○其○素○所○  
親○善○友○謝○約○齋○先○生○翻○然○委○贄○爲○弟○子○篤○行○茲○以○聖○  
賢○爲○歸○近○五○六○年○又○好○與○易○堂○諸○子○講○求○文○章○而○其○  
文○亦○日○以○益○進○今○夫○甘○子○凡○三○變○至○於○學○道○而○後○加○  
意○於○文○章○其○爲○人○甚○奇○其○文○當○必○有○個○儻○超○拔○不○可○  
羈○縲○之○氣○乃○讀○軸○圖○稿○朗○暢○和○平○冲○然○多○菽○粟○布○帛○  
之○味○而○其○正○統○論○文○帝○短○棗○辨○了○溪○家○廟○通○濟○橋○記○  
諸○篇○則○又○高○勁○有○法○度○爲○近○世○能○文○者○所○難○及○已○酉○  
四○月○甘○子○以○書○來○命○予○叙○其○文○予○以○甘○子○有○兼○人○之○

才固當於平日所論議者合而致之以振今日學道之衰而爲之叙之如此

梅定九曰道著爲文於道有得凡所寄托必卓然可觀德齋以道爲文叔子於文見道實學互相砥礪令人興起



○○○賴古堂集序

櫟園周公既卒之六年、長君在浚、寓書幣於友人汪  
楫、以授寧都魏禧、汪君再拜、屬禧爲公神道之文、禧  
受書反幣、再拜而謂汪君曰、嗟夫、周公、禧何敢辭、公  
之生也、禧兄弟、無葭草交、公尺牘、選自先徵君以下  
表章獎進者、三世五人焉、他日禧與公同客吳門、心  
欽欽然、不敢以布衣見、旣而聞公卒、竊悲悼、將歸山  
中、舟過上新河、持曾子止山之書、以辨香入、謁公、而  
同舟人、歲且盡、不肯泊、遂悵望而去、至今猶不能釋

諸懷也。嗟夫。周公。禘。何敢。禘。禘。竊見古今當代貴人傳誌之文。皆非布衣所作。往年家伯子以疾召禘於浙江之幕。大中丞范公極謙下之。嘗屬禘爲其太傅公傳。禘。遂。巡。以。草。野。辭。常。州。太。守。駱。公。與。禘。交。卒。其子以誌銘請。亦辭。今是以不敢。雖然。公與禘以文章見知。竊請論定公之文。宣示天下。後世將區區報稱之心。君其爲我復周君也。於是益發公賴古堂集。日夜讀之。平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不敢諱其不文。而爲之叙。曰。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

資焉。日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不汨沒世俗之謬。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於三者亦既恢然其有餘矣。然竊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抑自有故使之然耶。禧伏處山中。幾二十年。出遊東南。交天下之士。亦幾二十年。博觀深思。乃始喟然而嘆曰。嗟乎。有以哉。

有以哉。夫記覽之博，如食者之餐稻粱，啖旨饕也。方  
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滯而生疾。  
故博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  
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  
者，有不必異乎衆人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  
猶濟淺淵者，人安舟楫，而吾必泗水以渡，踰崇嶺者，  
人履徑術，而吾必緣峭壑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  
希矣。故高明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  
也。夫歷年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

隨筆揮洒

無斧鑿痕

趣味

問而囂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遑遑至晚歲，則萎爾荒悴，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而公則皆異於此。禧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徵引，故實以自侈其富。筆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一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無詭僻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其正也如是。公弱冠成名，年未四十，隱然負三君之望，沾濡膏澤，成一家言，以表見於世者，不可勝數。仕宦旣顯，且跌且振，名日益高。

而服官退食手未嘗釋卷延見布衣之士相與諮詢  
議論聞人有一藝之長一言之善則必紀錄而獎譽  
之不問其老穉貴賤大都僻邑未謀面未通名氏之  
人如禱之父子兄弟其一也其老而好學問如是嗚  
呼公蒙難而人樂爲之歿公歿而天下知名士佷佷  
乎無所依歸豈偶然哉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豈顧問  
哉武進陳進士椒峰嘗構禱家集過公金陵雪霽東  
裝行公謂陳君曰且爲三魏遲一日發也吾方抄錄  
未竟椒峯卒畱一日行嗚呼禱兄弟之文世或有好

者先徵君傳錄嘉言善行未見有人舉似其一二椒  
峰出故册則公所圈注筆墨爛然矣禱敘公文及此  
不禁其涕泗之橫流也

屈翁山曰體大而思精中兩喻石轉濇迴有砥柱  
千里之勢前後浩瀚闔闢自如又絕似六一居士  
集序至感激表章先人處嗚咽淋漓仁孝之思溢  
於言外矣如此文可謂有爲而作

○○○梓室遺稿序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兒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門戶，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旣久，客外傑于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捶胸死，血結于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僕不



能立踰二十日遠死哀哉吾兄欲紆桑梓之禍身罹  
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  
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  
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  
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  
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  
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  
穉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足  
人嗟夫子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

行○世○者○爲○吾○次○第○刑○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  
老○人○也○悲○哉○戊○午○九○日○勺○庭○叔○父○禧○技○淚○書

門人梁份曰朴直只如說話而文情悽宛百倍

○○鄭禮部集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而傅平叔徐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卽世數十年間文章之衰甚矣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人者歟抑吾罕交士大夫國門有人吾未之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立有感憤鬱勃不能已于言而顧沉諸井浮諸江海者其不盡見于世宜也國門有人則終將見之何以宜見而久不見意者其有待而流布歟抑亦其子孫之責歟余庚申卧疾章門鄭子聞慶以名紙款戶禮

聞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于難士之有用者也  
亟延見于榻前鄭子則手奉其所刻先人禮部君遺  
集嗚咽以授禧而屬之敘他日讀之文若詩並雅暢  
得古人風軌其名于今之世固宜意所謂國門有人  
待賢子孫而流布者其在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  
錢虞山明詩選與子弟手札及論漕運而君之學術  
見矣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嘆諸作而性情心  
術見矣卽其辭格所工雖次山石濠吏子美諸別未  
見其孰軒而孰輕也嗟乎子美有言使得如結者十

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治安可俟今使  
禮部君內筦國政或出爲方面大吏民生愁苦當未  
遽至于是而天不假年中道隕落則豈亦氣運之爲  
之耶或疑禮部君筮仕翰林遷禮部並非有民社責  
而其發諸文章詩歌者鯁鯁然憫時憂民流連而無  
已母寧非出位之言夫君子立言必取其關於世道  
民生雖伏處巖穴猶將任天下之責而况其爲士大  
夫者乎嗚呼世之士大夫以詩文名天下而憂樂不  
出戶庭之內語不及于民生吾未知其性情心術爲

何如也。禧故于闡慶之請不辭力疾而爲之序。禮部  
君名曰奎字次公廣信貴溪人

門人熊頤曰感慨文章及民生處無限低徊

○。黃從生時文序

余十一爲時文又十二年而棄去方余之爲之也用力致精頗號勤苦然平時好爲卓犖不羈之文試場屋則多瑰麗典博以爲工亦其時然歟而世所推奉爲先輩大家者余率厭以爲不足效蓋至于今年且老而不變也而所爲場屋之文則又自厭棄之嗟乎三。四。十。年。間。天。下。之。文。數。變。矣。守。其。故。常。而。不。能。自。變。以。適。于。時。是。操。綦。履。于。越。市。馬。良。車。堅。北。轅。而。求。適。楚。者。也。南。城。黃。子。從。生。工。詩。好。古。文。與。余。相。見。于。

南州而出其時文屬余敘夫余之不事事也久矣食  
貧教授亦間泛覽天下之所爲時文者嘗以是別利  
鈍之器今夫樸塊然以木石喻木耳斲以斧斤礪以密石而鬆  
焉則爲良器用矣璞之與石無以異剖而琢之雕以  
文物之表則爲重寶矣是故神入金鉄金之鐵也至鈍也而淬磨之  
以爲薄刃木石石至頑也而成美器人之于時文亦然  
夫言理宗傳註格法取諸成規此亦以手至拙至拙之事也而  
巧者爲之則方中至圭至而員中至璧至曲中至鈎至而直中至繩至以  
取科名有若養叔于射矢百發而百不失者夫黃子



之十九登賢書以文名于當時無怪也。黃子之文于  
理也。析乎微芒其心與手之相得也。若灑榆瀋于地  
而轉轂于造父色若四時之華競秀于寒暑而利若  
薄刃之入有間也。人之欲取資科名者得黃子之文  
讀之譬之取火于陽燧而取水于方諸吾知其不窮  
爾矣。或謂黃子當專志一氣于時文不當好古文爲  
詩以亂其心。余曰不然。歸太僕有光以時文冠三百  
年自其爲孝廉時古學已名天下。或又謂今之爲時  
文不必工如黃子而取科名者纍纍也。余笑曰子不

見乎韓子之言射乎韓子曰童子彎弓而射其發也  
幸、上、射、作、桿、尾、特  
中毫末使復之則不能吾之言黃子之文夫亦爲乎  
○冷、喻、○  
其欲復之者也

門人薛需曰不立規格而隨筆排蕩文凡十五比  
喻參錯鈎連此淮南子之一班也

○ ○ 曆法通考敘

士于經世之務唯律曆學非專家雖高才博學不能通其微余資性愚下又不能學律曆數算諸家茫昧無所知自非終身從事不能至也則不如勿學已矣然能通其學者見之未嘗不服而自媿余養疴金陵與宣城梅子定九相見于王子璞庵之南樓定九不以余爲不知出示曆算諸書算書將次刊行而曆法通考世未之知也余旣不知曆學不能言其精微之處覽其大綱自太初曆以降凡七十餘家皆陳載而

論斷之以求衷乎其不可易梅子之輟羣書而攻苦  
于是者幾二十年矣余嘗聞諸師友後人之勝于古  
人者唯曆法世愈降而愈精密蓋創始者難爲智繼  
起者易于神明理固然也天地之運雖有成法可測  
量而必有其不齊不能盡知之故雖聖人不能以一  
成而永定夫元氣運用過與不及天地恆有其不能  
自主之時此所謂不可知之神也故造曆者雖甚精  
必不能不久而差而有待于後人之更定然不考古  
以察其原就今以求其不易則遞傳至後世將益無

所考証而欲有所更定者道無由施然則梅子是書  
豈僅足以備一代之史前當日之民用而已哉余故  
不辭而爲之敘使天下知有是書必有能爲梅子刊  
布且實見諸施行者非能敘梅子之書也余姊婿丘  
邦士天資高于易數曆學及泰西算法不假師授皆  
能造其微桐城方密之先生嘆爲神人所著曆書未  
就而卒惜夫邦士不及見梅子之書而爲之敘之也  
王璞庵曰元氣運用有不能自主之時及必有不  
齊不能盡知諸語豈獨于曆得其精要凡天下事

理皆如是也一結煙波繚繞唱嘆無窮

蔡鉉升曰文從虛處結撰而得實理其歎然自退  
托處文之質厚于此益見

○○萬氏宗譜敘

寧波萬氏得姓自春秋晉畢萬洪武初先禮公以從龍功受爵爲定遠始祖榮祿公以授世職寧波衛爲寧波始祖寧波某世孫斯大重脩萬氏之譜旣成屬常熟顧祖禹請敘于寧都魏禧魏與萬皆出自畢其初蓋同姓也不得以不文辭按萬氏譜作于天順間四世祖竹窩公某嘉靖間斯大高祖鹿園公某萬曆間大父瑞岩公某兩脩之斯大因其舊補瑞岩公所未及而益擴充之其爲內集者卷有六日姓

源曰始祖錄曰世系圖曰宗子圖曰家傳曰世恩錄  
曰崇祀錄曰先塋錄曰遺容錄曰祖訓錄曰冠昏儀  
曰喪葬儀曰祭祀儀曰祠堂儀曰厚族儀曰家集錄  
曰世澤錄曰遺跡考爲外集者卷有四曰存徵錄曰  
藏書錄凡十卷萬氏之世業于斯爲備有倫有要有  
質有文世之爲宗譜者蓋未之見也斯大高節博學  
好稽古禮儀酌于時以定畫一之制嘗著學禮質疑  
一編所論宗法喪服諸禮最悉禱性愚陋不能搏涉  
古典而于古先聖王之制如始歿之後祭之爲尹



庶人不得祭二世祖以下繼統者必繼宗爲人後者以伯叔稱其本生父母諸如此類皆竊以爲未宜而與同時儒者議論往往齟齬不合禘自分學疎行誼闕然非足與于議禮之列故不敢擱然特著之文辭以與天下相質是然而重宗子合族收族諸禮則嘗見先徵君親講求而躬行之雖未能盡合古法其意固已不相刺謬今讀斯大諸圖說叅之萬氏之譜其可謂通儒之講于禮者矣禘嘗以爲天下之治必興小學而重族法所謂族法者非徒別其昭穆尊卑收

其散合其疎也。蓋族必有師而宗必有長長以齒與行而師以賢族之子姓畢聽命于一二人。其或有爭必聽斷于族。族不能斷然後訟于官。大不率至敗倫傷化者則族師聲衆而殺之無罪。吾寧之北鄉姓聚族而居其族法尚有存者。子弟爲盜則族長鳴鼓於宗廟衆執而納諸籠中以投於河。蓋人之善惡雖謬巧未有能遁其宗族者。孝弟凶逆之與否貧富之力守分非爲之殊能自幼壯至老死族之人無不習而又以其族之父兄各治其子弟用力簡核實精而收

功。速。誠。能。舉。行。此。法。則。小。可。以。簡。郡。縣。之。訟。大。可。漸。  
次。行。鄉。舉。里。選。之。政。此。吾。敘。萬。氏。譜。而。深。有。望。于。天。  
下。之。世。家。大。族。身。率。而。力。倡。之。也。

徐孝先曰敘處樸而古族師族議尤足補古禮所  
未備爲近世族法所急也

○○孔玄徵文序

余於天下士最愛有英氣者於文亦然新城孔生尚  
典其人與其爲文則皆稱是初孔生爲時文卓犖縱  
恣不受繩尺而天下皆尚爲拘牽靡弱之文其黨里  
皆以孔生爲背於功令終無所於成其家至欲使之  
徙業孔生乃私屬人以其文質予予覽而驚嘆曰此  
他日名進士也一邑盡譁及其試於府於督學皆第  
一而人始信孔生爲真能文矣孔生好論古今之故  
間以其所以爲時文者爲古文其高論偉識往往差

見於尺幅之間如河朔少年乘馱驥之馬而馳驟乎  
康莊其鋒之銳能使千夫辟易而不可近孔生好學  
深思以輔其所不足其文之日工其可量乎哉夫英  
氣者可用而不可恃久頓則鈍而數用則敝者也辟  
猶錐之末而劍之刃夫錐末利而其本不强則不可  
以鑽木石劍刃薄而其脊不厚不可以斷犀兕嗚呼  
蓋不獨文章爲然矣

弟和公日平序處有生致末段精而銳通篇疊用  
十四其字爲文法